

祝
嘉著

書法罪言



中華文化出版社

法言
書罪

湖南大學圖書館

惠存乙酉歲初夏

戴文贈識



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
一九九五年五月

書法罪言
祝 嘉著

責任編輯:韓 江	責任校對:南 江
封面畫:祝 嘉	題字、篆刻:祝 嘉
封面設計:南 江	版式設計:南 江

中華文化出版社出版
(香港上水翠麗花園3座14D)
香港元崗印務公司承印

850×1168毫米 32開本 6.5印張 4插頁 125千字
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數1—3000冊

ISBN962-568-025-8 定價: \$8 元 ¥8.5 元

作者簡介

祝嘉，字乙秋，1899年生於海南文昌，定居蘇州。他自幼酷愛書道，八十餘載不移初志，嘔心瀝血，成就卓著，名重海內外。42歲時發憤撰成我國第一部《書學史》，並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。後致力於碑學理論研究，寫作不輟，著述宏富，共計70種300余萬字，是我國書法碑學理論繼清代阮元、包世臣、康有為之後在現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。其論崇尚周秦漢魏六朝風骨，力倡懸臂中鋒、全身力到，闡揚蔡邕“疾澀”之說、傅山“寧拙毋巧”之旨，大聲疾呼，不遺余力，以力矯時病，丕振書風為己任。書法喜秦漢之質樸，六朝之丑拙，曾精臨一百二十多種碑帖，其書真草隸篆俱善，雄強老辣，高古拙厚，舉筆橫掃，直開胸臆，無雕琢之習，無酸腐之氣，一如其人。

祝嘉書學論著目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* 書學史 | * 勞動人民的法書 |
| * 書學格言 | * 論行書 |
| * 書學 | * 論開田廟石闕銘 |
| * 怎樣寫字 | 宋元明書論選輯疏證 |
| * 愚庵書話 | 現代書論選輯疏證 |
| * 祝嘉書學論叢 | 筆法探微疏證 |
| * 書法三要 | * 論書十二絕句附淺說 |
| 漢代書學及漢碑 | 書法雅言疏證 |
| * 鄭道昭及其雲峰石刻 | 書法碎言疏證 |
| 書學簡史 | 頻羅庵論書疏證 |
| * 祝嘉書學論文集 | 文房四寶述要 |
| * 霍揚碑研究 | 墨經疏證 |
| * 藝舟雙楫疏證 | 談禪國山碑文字學 |
| * 廣藝舟雙楫疏證 | 字學彙參疏證 |
| * 書學新論 | 法帖通解疏證 |
| * 楷法初步 | * 篆法初步 |
| * 臨書叢談 | * 隸法初步 |
| 歷代書學論著選輯疏證 | * 楷法初步 |
| * 怎樣學蘭亭序 | * 草法初步 |
| * 懸臂論 | * 談唐碑 |
| 六朝的書學 | 水經注與漢碑 |
| 法書要錄疏證 | * 書法源流 |
| 墨薮疏證 | * 書法罪言 |
| 衍極疏證 | 書學析疑 |
| * 石鼓文研究 | 臨池心解疏證 |
| * 論漢三頌 | 題跋學與書學 |
| * 論南北二銘 | 談曹子建碑 |
| * 論六十人造像 | 談漢安陽四種 |
| * 論二爨 | * 書法管窺 |
| 書概疏證 | 行草編 |
| * 論曹全碑 | * 全身力到論 |
| * 書學格言疏證 | 談漢簡 |
| * 論天發神讖碑 | * 逆耳集 |
| 論字的結構 | (* 為已出版) |
| * 論龍門二十品 | |



祝 嘉 (1899—)

目 錄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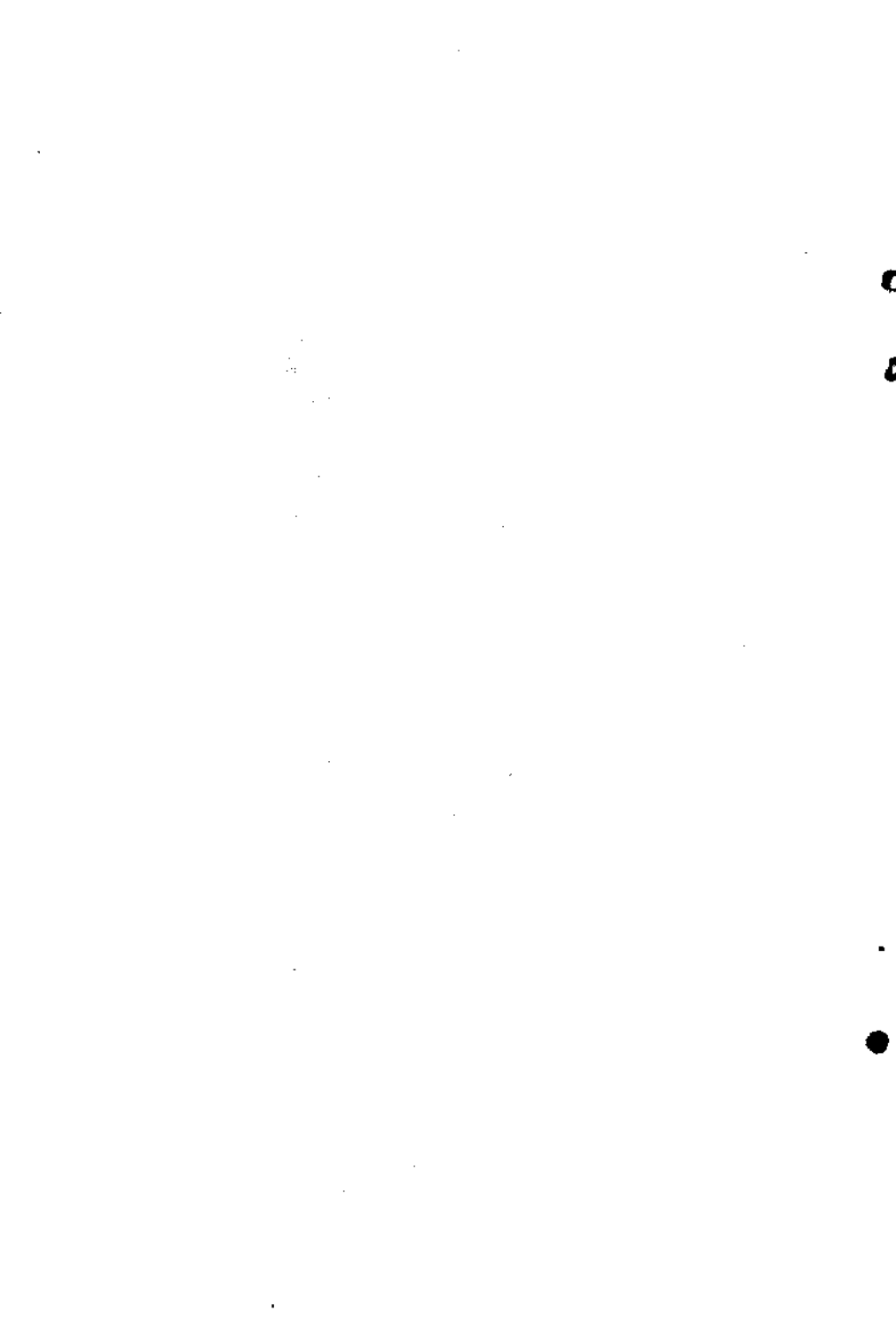
逆耳集	1
書壇感懷	3
《書法報》創刊三周年	5
我與書法	6
論書法的創新	9
“弩不得直”解	11
學書自述	14
談書史與書家	19
論文人相輕	22
對書法吹捧文章的解剖	26

目 錄

目 錄

談四寧四毋	84
談字畫的肥瘦長短	88
學篆的我見	92
談章草	96
書法答問	99
談書法的理論和實踐	107
裹鋒辨	110
談我國的書學史	114
書法管窺	117
書法罪言	169

逆身集



書壇感懷

寶劍緣何用木雕，分明狗尾却稱貂。

紛紛原是一丘貉，費盡精神也雪消。

目前不少所謂書法家者，草書不會寫，楷書不敢寫，篆隸更不必說了；既寫行書，而《蘭亭序》尚未寓目。在一幅作品上，學過什麼是可以看得出的，不能騙人的。而此輩冒名書家的作法，是找人吹捧；內行人是找不到的，祇能找外行人，狼狽為奸。但在識者從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，這個不是什麼書家。作者往往是把“書家”幾張同樣的字介紹出來，——已見黔驢之技，而又吹為古拙、雄健……，甚至說“不工者工之極者也”。這樣就等于手中抓一把木頭劍而說是寶劍，斫鐵如泥，能騙人嗎？結果祇會像雪見太陽而消融，

徹底失敗，捧者被捧者都不光彩，祇多鬧些笑話罷了。

今日書壇別字多，塗鴉亦可換籠鵝。

妖風暫奪當前勢，夢想吹來作巨波。

今日不少“書家”，沒有文化，不讀書，不讀《說文》，以致滿紙錯字，有些招牌也寫錯字，祇會多要錢。因為到處找人吹捧，名大了，架子也大了，對書法沒有研究的人，是容易上當的。目前這種妖風，尚在大作怪哩！

江湖市僧亦書家，瘴氣烏煙竟自誇。

魚目珍珠應有別，紙花也算作名花？

不少所謂書法家者，不肯下苦功學書，而專以狂怪欺人，騙人錢財，借百花齊放之名，興風作浪。但在百花齊放之下，也不能拿綵花、紙花來充數啦！

“三通”“四史”義如何？今日書壇南郭多。

不是濫竽圖一飽，且尸高位且揮戈。

有些“書家”對於“三通”、“四史”都不知道是什麼書，真是倒吊起來無滴墨，也混入書家之林。古代的南郭先生濫竽充數，不過是騙一碗飯吃；今日的南郭先生，有些還是各地書協的會長、理事、秘書長、顧問，尸居高位，瞎來指揮人家哩！

原載《中國美術報》1986年第28期

《書法報》創刊三周年

歪風無故襲書壇，苦戰三年見肺肝。
今日妖魔還作浪，仍須奮臂挽狂瀾。

原載《書法報》1987年第二期
(原為墨跡)

我與書法

我一八九九年生於海南島文昌縣的鄉間。我從小愛好書法篆刻，但我故鄉於字畫篆刻是薄弱的一環，因為沒有人教導，沒有什麼收穫。有人說我的“筆性”不好，筆畫枯干，認為是天分低，無法學好字，放棄不學有好幾年。後來在新嘉坡與張叔仁先生同事，他鑽研北碑，於《鄭文公》造詣尤深。他力闢“筆性”之說，且謂寫字全在執筆，執筆得法，進步就快了。“筆性”好的，不過下筆秀媚，不會利用則嫩而無骨，反為大病，不可恃的。可多看碑臨碑，多讀理論書，研究執筆法，就一切都好的。——那時已三十歲了。

不久回國，在廣州就多購碑帖及書學理論書，研究執筆，依康氏《廣藝舟雙楫》用指尖

緊抓筆，包氏《藝舟雙楫》以兩腳據地，左手“稱翼如之勢”——左手用力據案，王仲瞿、黃小仲的用逆勢入紙，錢魯斯的“指腕皆不動，以肘來去”，且把從腕到肘叫“肱”的一段橫在面前，把腕收近來。這樣懸臂作寸以上字，就有瑟瑟盪食聲。因為在理論書上見到李斯的“下筆如鷹隼攫拏”，鐘繇的“點若山頰”，王羲之的“點畫波撇屈曲，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”等說法，所以綜合各家而成自己的執筆法。包世臣也說過，“余既心儀道蘧之旨，知點畫細如絲髮，皆須全身力到。”就決心走“全身力到”的道路。包氏論書，很精湛，但因主張運指，且說執筆不要太緊，因此雖運全身之力，力並不達到毫端了。米芾的《提筆法》說：“以腕着紙，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。”包氏一向提肘作書，但手指動了，也不可能有臂力了。現在的書壇，仍是運指者多，對於用臂力，使全身力到，就無法理解。凡運指的筆力都弱，不能作大字，所以包氏也自知其傷於“婉麗”，但“婉麗”之由，以為是學簡牘（帖），而不知其失在運指。像蘇東坡那樣高明的書家，也說他不善寫大字，也是“把筆不定”，且執筆“弱而寬”，所以三寸以上字，就形怯弱了。

有些人反對提筆寫小字，以為是自找麻煩，不知人人都是寫小字時多，慣於運指，就難於用腕力了。有些人又懷疑用全身力去執筆，筆不搞壞了嗎？殊不知筆毫是軟的，不可能承受十斤百斤之力。所謂運全身之力，不過是用全副精神來寫字，才可達到“筆力驚絕”、“力透紙背”之境。筆有力，字才有生氣，不然像廟中偶像，形貌好，衣冠美，但是没有生氣，就不能成其為人，字也一樣，不能生氣蓬勃，怎能成其為好字呢？

我教八、九歲小孩學書，三、四個月，就能寫一兩尺大字，直畫拉到一兩尺長，始終勁健，到底不懈，字也奕奕有神。問題就在執筆上。《廣藝舟雙楫》說：“向不能書，皆由不解執筆。”學要博，不博無以廣見聞；學要專，不專不能登峰造極。讀一兩篇文章不能成文學家，學一兩種碑也不能成為書家，道理是很清楚的。我的學書普通是寫一百回就換學別種，這樣換過一百二十種，特別愛好的，過一些時又學，所以有多到六、七百回，甚至千回上的。我今年（1984年）已八十六歲了，天天早上學書，從不間斷。不過“學然後知不足”，對自己的字，越來越不滿意了——當然不是什麼人都不如的。

原載《書法報》1984年10月5日第十九期

附原《書法報》編者按：“我與書法”自這期開始與讀者見面了。我們收到許許多多稿件，從各方面來說自己對書法的感受、經歷，寫得生動真切，可見“我與書法”，已經引起了廣大書家和愛好者的濃厚興趣。中國第一部《書學史》的作者、老書法家祝嘉先生的回顧就作為這個專欄的開頭。在此，我們謹向熱心的作者們致謝，希望有更多的好文章陸續地奉獻給讀者。

論書法的創新

近幾年來，看到不少文章，大談創新。創新當然是很好的，但也要具備一些條件，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創造出來的。也有些文章談到要有文學修養、品格修養，這也是必要的。要創新必須經過長期的勤學苦練，熟而生巧，才可以談到創新。創新是一件艱苦的工作，魯迅先生說：

新的藝術，沒有一種是無根無蒂，突然發生的，總承受着先前的遺產。（見《致魏猛克書》）

我看創新還要聯係現在的環境。我們祖國是新中國，是社會主義的國家，必須運用驚人的筆力去表現蓬蓬勃勃的社會氣魄，我們的軍隊，我們的勞動人民，以及各條戰線上的